

波斯札记

رساله فرهنگ فارسی

穆宏燕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Figure 1.1

Figure 1.2

Figure 1.3

波斯札记

رساله فرهنگ فارسی

穆宏燕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札记/穆宏燕著.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649-1349-6

I. ①波… II. ①穆… III. ①文化史-波斯帝国-文集

IV. ①K12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0698号

波斯札记

著 者 穆宏燕

责任编辑 王 慧 王明娟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制 作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9-1349-6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11.625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岔道里的胜景 ——记波斯语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先生
019	小昭的哀怨
024	迷惘的“圻”
029	《300 壮士》与希波战争
036	波斯之城 漫嗟荣辱
042	渡尽劫波 兄弟成仇
047	侵略者为何千古流芳？
053	图兰朵怎么成了中国公主？
058	安息：丝绸之路那一端
063	佛从伊朗来
069	丝绸大战
075	葡萄美酒波斯情

- 082 “崇洋媚外”炼丹家
- 088 波斯帝国末代王族亡命丝路
- 095 造纸印刷西游记
- 101 失踪的波斯大军找到了？
- 107 好一朵传奇的茉莉花
- 114 藏红花的奇异旅程
- 121 异香
- 128 水仙三重奏
- 135 阿姆河畔 几度兴衰
- 143 纵横琵琶
- 153 胡乐当路 琴瑟绝音
- 161 亦喜亦悲话唢呐
- 169 家住波斯 久作长安旅
——《苏幕遮》的来源与演变
- 176 舞破尘世 升上重霄
——从旋转胡舞到苏非“萨摩”旋转舞
- 184 波斯细密画与《我的名字叫红》
- 231 波斯四行诗与唐绝句之比较及其可能联系
- 270 再谈波斯四行诗的产生
- 282 中波古典情诗中的喻托
- 299 波斯古典诗歌中的诗酒风流
——以海亚姆、莫拉维、哈菲兹为例

324 福露格：改变伊朗离婚法的女诗人

351 飘过帕米尔的云——怀念萨罗希

359 后记

岔道里的胜景

——记波斯语文学翻译家张鸿年先生

谨以此文献给恩师八十华诞。

人生之路漫漫，其间有着许多茅草丛生、貌似没什么值得一看风景的岔口。人多投之以藐视或不屑的眼光，然后向着自以为的阳光大道急急奔去。然而，一些人在无意中踏上某个岔路口，走进去，殊不知迎接自己的却是人生的另一条康庄大道，有着另一番的绚丽风景。

1956年，二十五岁的张鸿年先生从北京大学俄语系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尚是中苏关系蜜月时期，国家需要大量俄语翻译人才。年轻的张鸿年先生踌躇满志，准备在俄语讲坛上大展宏图，让俄语人才桃李满天下。岂知，命运之神却将他推向了一个岔路口。1957年秋天，季羨林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立波斯语言文学专业，并招收第一届学生。当时虽然通过苏联的关系，请有三位伊朗的波斯语专家来教学，但因他们不懂中文，又没有懂波斯语的中国教师从中沟



张鸿年先生

通,教学工作难以进行。因三位伊朗专家精通俄语,他们以俄语作为工作语言,来讲授波斯语。就这样,优秀的年轻俄语教师张鸿年先生从俄语系暂时借调到东语系,担任波斯语教学课堂翻译,借期一年。一同借调到波斯语专业任课堂翻译的还有另一位年轻俄语教师。课堂翻译工作之外,还要帮助伊朗专家做很多诸如打印、复写讲义之类的杂活、累活,比起课堂教授俄语来,显得“毫无意义”。并且,波斯语的字母、语音、语法体系与俄语大相径庭,翻译起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年轻教师觉得“没意思”,便申请回到俄语系去了。面对“没意思”的工作,先生却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坚持“暂时”留在波斯语的课堂上。

由于波斯语专业招收的首届学生主要是国家重要机关部门的调干生,都有自己原来的本职工作,面对“天书”一般的波斯语,学习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被调动起来,学生日渐稀少,伊朗专家便“强迫”张鸿年先生跟着一起学习波斯语。面对伊朗专家的“强迫”,张鸿年先生再次选择了服从,强打起精神来学习一门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语言,既当课堂翻译又当学生。回忆当年的情景,先生说:“连字母都分不清,根本听不懂。勉强学。”紧跟着,1958年,波斯语专业又招了第二届学生,主要是为外交部培养翻译人才,学员主要是从各高校英语专业已修完两年的学生中挑选而来。一年的借调期满了,先生本来可以选择回到俄语系。但这时的他已经“粗通”波斯语,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来任波斯语课堂教学翻译。面对组织的需要,先生又一次选择了服从。先生回忆说,这段时间,他的工作十分繁杂,身兼数职。课堂上,他既是课堂翻译,又是学生。课下,他又是勤杂工,帮助外籍专家备课,把外籍专家写的波斯语讲义,配上俄语释义,然后打印,送印刷厂,再上印刷厂取,分发给学生。甚至,还要照料三位外籍专家购买生活用品之类的日常琐事。对于当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去做这些工作这样的问题,先生坚决否认“积极主动”这样的赞语,他说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这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朴素、也最真实的内心想法。

1960年,首届波斯语专业的学员学习期满,包括张鸿年先

生在内只有五名学员坚持到最后毕业。其中,三名学员回到各自原来的工作单位,另一人留在北大从事政务工作。同年,波斯语专业招收第三届学生。这是通过高考,正式招生的学生。这时,东语系面临两届(1958、1960届)波斯语专业学生的教学工作谁来承担的迫切问题。张鸿年先生因为完整学习了三年的波斯语课程,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被迫”留在东语系任教,并正式成为波斯语专业的中方教师,即我国第一位波斯语教师。当我们后辈波斯语专业学生都把张鸿年先生奉为中国波斯语的开山鼻祖之时,先生坚决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自己只是被安排进了波斯语专业。用现今的流行说法,他是“被波斯语”了。先生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这其中体现的是先生一贯低调、谦虚、淡泊的做人风格。倘若我们翻查北大东语系的有关档案资料,在波斯语专业首届学生名单中不会找到张鸿年先生的名字,因为他不是该届“正式”招收的学生。

暂时的借调成了永久的留任,这是张鸿年先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先生坦陈,一开始对从事波斯语教学研究工作的完全没有兴趣,可以说是被“强迫”着拐进了这个岔道。被正式留任东语系之后的头几个月,先生精神上十分痛苦,在自我兴趣与服从组织安排之间挣扎徘徊。北大外文楼(东语系楼)到俄文楼之间的林荫路,先生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终于,有一天,张鸿年先生鼓起勇气去找系主任季羨林先生,说自己不想搞波斯语,想回俄语系。季先生把张鸿年先生狠狠批评了一通,说波斯

文明那么灿烂悠久，完全值得一个人去为她付出，并且波斯语和俄语可以两不误。作为后辈晚生的张鸿年先生，面对季先生的“狠尅”，只好放弃回俄语系的念头。

既然回不了俄语系，张鸿年先生便索性静下心，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心态去做波斯语教学工作。但是，面对俄罗斯文学的崇高，面对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大批金光闪闪的名字，东方文学有什么？波斯文学有什么？先生内心的郁结依然难以解开：“那个时候自己不了解，不知道，便认为波斯文学是空白，没啥可搞的。觉得前途暗淡，内心很自卑。”这个时候，中国杰出的回族学者马坚先生给了张鸿年先生很大的鼓励。张鸿年先生与马坚先生的夫人是北大俄语系的同班同学，因此两家很熟悉，来往比较多。张鸿年先生时不时地上马坚先生家坐坐，发发牢骚，倾泻内心的苦闷。马坚先生精通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文化文学有很深的了解，其《古兰经》中译本是中国的权威版本。同时，马坚先生对波斯文化文学也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和风细雨般地给张鸿年先生讲，波斯文学不是“空白”，而是一位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正是需要人去发掘。马坚先生的鼓励，让张鸿年先生真正安下心来，从事波斯语教学工作。

学习冷门外语，一定要通晓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才能激发出热爱之情，才能把外语学好。倘若对对象国毫不了解，只是单纯学外语，则很难激发出学习的热情。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

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很难让知识分子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从事学术翻译研究工作。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波斯语教学工作基本上仅仅停留在单纯教授语言的层面,即使涉及到波斯文学,也只是浮光掠影式的简单皮毛介绍。没有深刻的认知,就很难有真情实感的热爱。“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教学,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对波斯文学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先生梳理自己那个年代对波斯文学的情感时如是说。

文革结束,中国知识界迎来了百花吐艳的春天。知识分子们从“运动”中回归,逐步各就各位。张鸿年先生也真正静下心来,认真、积极、主动去了解、认知波斯文学,编写了比较详尽的《波斯文学史》课程讲义,对波斯文学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呈现。1982年,波斯语专业在文革之后第一次招生,笔者有幸成为此届学生之一。此届学生都是经过全国高考,严格选拔而来。在教学课程设置方面,较之于文革中、文革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大幅度增加了“波斯文学”这门专业课的课时。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张鸿年先生不断深入挖掘波斯文学,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也正是有赖于先生的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教诲,笔者对于波斯文学才有了执着的热爱,并经过五年本科学习之后,报考了先生的波斯文学硕士研究生,继承先生的衣钵,工作在波斯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岗位上。

真正第一次拨动张鸿年先生心弦的波斯文学作品是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的四行诗(又音译为“鲁拜”或“柔巴



1982 届波斯语专业师生合影,后排中间最高者为张鸿年先生,前排右三女生为笔者

依”)。海亚姆的四行诗是在伊朗之外拥有最多译本的波斯诗集,1859 年英国学者菲兹杰拉德将其四行诗翻译介绍到欧洲,并在欧洲获得很高的声誉,继而遍传世界。海亚姆的四行诗内容十分博大精深,上天入地,追问生命,叩问死亡,抨击时政,富于深刻的人生哲理。“有人想凭理智钻透事理的珍珠,滔滔不绝地解释什么是真主。但谁也未曾洞悉个中奥秘,始而喋喋不休,继而长眠入土。”“啊,朋友,拿一杯葡萄酒为我提神,让我琥珀色的脸上泛出宝石般的红晕。我死后请用葡萄酒给我洗身,再用葡萄木为我做一副灵柩。”当张鸿年先生读着这样富于哲理

的豪迈诗篇,内心深为震撼。继而深入了解,才知,在二十世纪初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次翻译浪潮中,波斯文学就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最早由胡适选译自英语,发表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然后,郭沫若根据英国菲兹杰拉德的英译本,翻译了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发表在《创造》1922年第1卷第3期,此后在多种刊物上转载,并出单行本,还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出版社一再加印再版。波斯著名史诗菲尔多西的《列王纪》(片段),最早由伍实翻译介绍进中国,发表在《文学》1934年第3卷第5号。朱湘的《番石榴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是国内第一部涉及面较广的波斯文学译著,其中选译了海亚姆、鲁米(莫拉维)、萨迪、哈菲兹的若干诗歌。中国的前辈先贤们早在世纪之初,就千方百计通过别的语言译介波斯文学,充分说明了伊朗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长期的深厚文化积淀使得其文学十分繁荣丰富,也充分说明了波斯文学在世界古典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鸿年先生深刻认识到,自己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接过前辈先贤们的火炬,薪火相传下去,把波斯文学——这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家闺秀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由此,在教学之余,先生开始翻译海亚姆四行诗。由于海亚姆四行诗流传版本很多,每种版本的所选诗歌都不尽相同,并且还掺杂着不少伪托之作,因此表面上看翻译量不大,实际所做的工作非常繁杂。先生翻译的海亚姆四行诗以

《波斯哲理诗》的书名在1991年10月由文津出版社以简装本和精装本两种形式同时出版。

几乎是在翻译海亚姆四行诗的同时,另一部波斯文学作品深深打动了张鸿年先生。这就是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9)长篇叙事诗《蕾莉与马杰农》。内扎米是波斯杰出的叙事诗诗人,创作了五部长篇叙事诗:《秘密宝库》、《霍斯陆与西琳》、《蕾莉与马杰农》、《七美图》、《亚历山大记》,合称《五卷书》(音译“海米塞”)。内扎米的《五卷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发了相当持久的“五卷书”模仿热,波及中亚和北印度、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等广大地区,对突厥语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卷书》之一的《蕾莉与马杰农》取材于西亚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个爱情故事:蕾莉与马杰农各属不同的部族,两人因同窗共读而相爱,但遭到各自家族的反,被强行拆散。在绵绵不断的痛苦相思中,马杰农渐渐丧失理智而疯狂。蕾莉抑郁而死,马杰农哭坟,不久也随之死去。这一爱情故事与我国《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处,因而让先生格外动容。他一气呵成,翻译完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于1984年8月出版。现在,当我们读到马杰农在蕾莉坟前痛哭的诗句:“啊,你这明媚的鲜花被秋风摧残,你匆匆离去,未及把世界顾盼。你怎能忍受这黄土的折磨,漆黑的九泉日月如何度过?何处再去寻你那迷人的红痣一颗,哪里去找你那鹿一般的眉眼两个?……”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祝英台在梁山伯坟前哭泣的情景。

紧接着，先生又翻译了波斯伟大的人道主义诗人萨迪（1208—1292）的《蔷薇园》和《果园》。萨迪倡导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仁爱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孔子提倡的“仁爱”思想有相通之处。萨迪把“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创作了融散文、韵文、诗歌为一体的《蔷薇园》和长篇叙事诗集《果园》，这两部作品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他最著名的诗歌来概括：“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染全身。为人不恤他人苦，活在世上妄称人。”这首诗可以说是萨迪人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现作为座右铭悬挂在联合国总部，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行为准则。萨迪的著作《蔷薇园》和《果园》在伊朗民众中影响十分深远，萨迪本人也因此受到伊朗人民的深深爱戴，被尊为伊朗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导师，对伊朗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具有潜移默化和根深蒂固的影响。《蔷薇园》在中国穆斯林中也影响很大，早在十四世纪就成为中国清真寺学堂中的必读文学经典之一。1947年，中国穆斯林学者王敬斋翻译了《蔷薇园》，译名《真境花园》，由牛街清真书局出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水建馥译自英文的萨迪的《蔷薇园》。倘若放在当下经典重译的热潮中，张鸿年先生直接译自波斯语原文的《蔷薇园》的出版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当时大概因“资源重复”，未能及时出版，一直到2002年才正式出版。先生翻译的《果园》在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